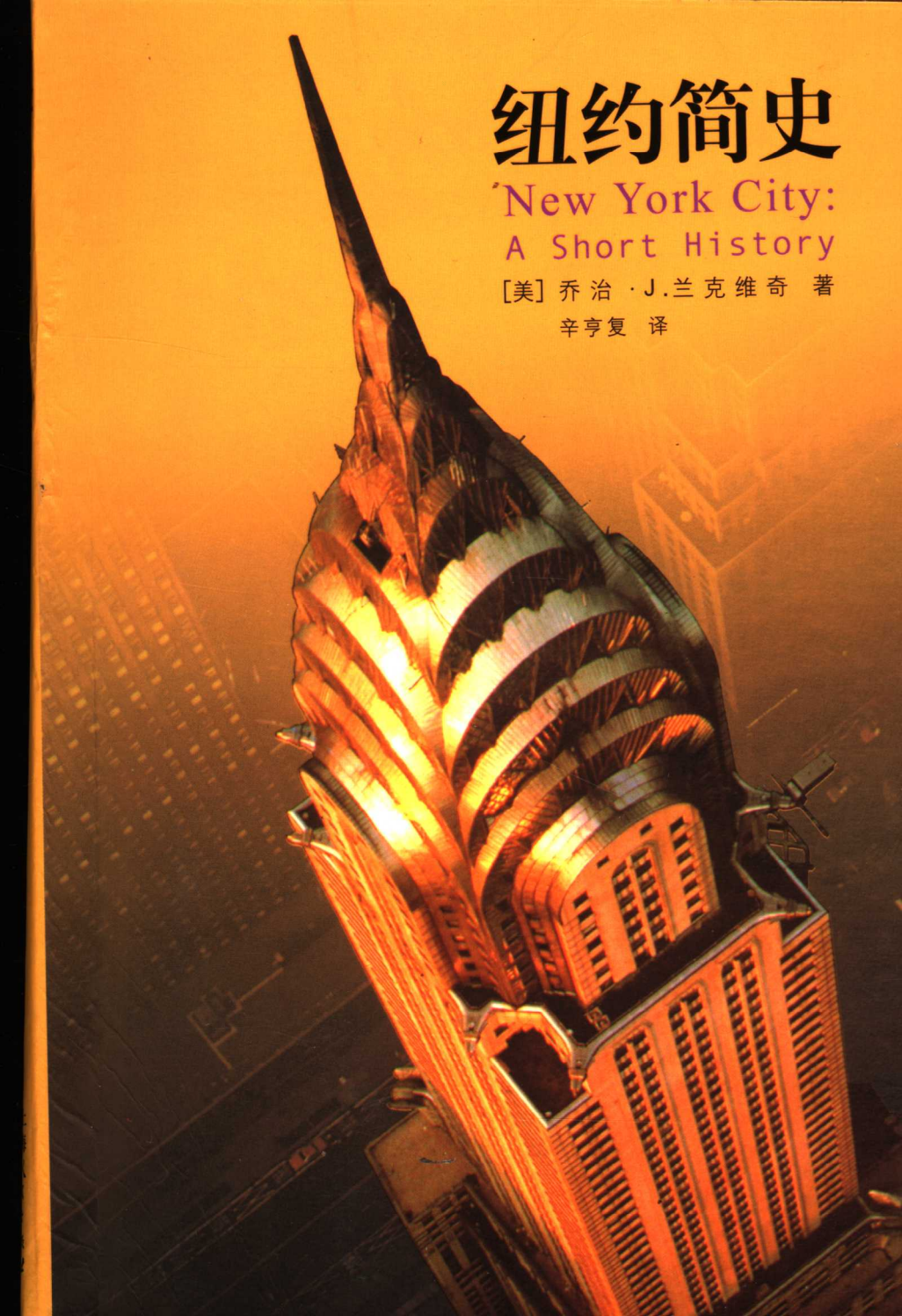


纽约简史

New York City:
A Short History

[美] 乔治·J.兰克维奇 著

辛亨复 译



纽约简史

New York City:
A Short History

[美] 乔治·J.兰克维奇 著

辛亨复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约简史 / (美)兰克维奇(Lankevich, G. J.)著;辛亨复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书名原文:New York City

ISBN 7-208-05377-4

I. 纽... II. ①兰...②辛... III. 纽约市—地方史

IV. K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9747 号

责任编辑 杨承纭

封面装帧 王晓阳

纽约简史

[美]乔治·J.兰克维奇 著

辛亨复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50,000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5377—4/K·1077

定价 22.00 元

译者序

《纽约简史》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布朗克斯社区学院历史学荣誉教授乔治·J. 兰克维奇的一部力作,他把纽约市将近四个世纪之久的历史浓缩成一本厚度适中、可读性很强的故事书。

纽约,从第一批来到哈德孙河口的荷兰人建起的小镇,一直到今天成为举世瞩目的全球金融中心,可以说是整个美国社会发展的缩影。本书以纽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为主干,同时穿插纽约州、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事件,说明其对纽约市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纽约市民的反应以及市政府所采取的对策。原著初版于1998年。2002年再版时,作者写了新的前言,阐述“9·11”事件对纽约市的影响,并增添了叙述纽约新近历史的最后一章。

和封闭式社会相比,纽约社会最鲜明的特点是其阶级界线早已被打破。处于主宰地位的工商界领袖,一直面临活跃的中产阶级的挑战,后者又转而意识到来自下层不断进取的压力。许多新移民刚来纽约时几乎身无分文,但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从干体力活过渡到当一名消防员或警察,接着上免费的市立大学深造,进而从政或经商,总有机会找到一条晋升之道。正是纽约社会为下层人民所提供的这种向上发展机会,使这座城市能够始终保持其特有的活力,也使平均主义意识很早就

政治生活中深入人心。

纽约还是一个众多民族的大熔炉。从早期来自荷兰与英国的新教徒,到后来的爱尔兰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和黑人,直至近代的西班牙语裔、中东族裔及亚裔移民,纽约堪称全球居民共处一室的样板。虽然欧洲殖民者当初对土著印第安人的处置极为不公,南北战争时期及以后对待黑人的态度也有失偏颇,但从总体上看,世界各民族间的冲突较少延伸到纽约,即使当美国其他许多城市同时发生种族暴乱时也一样。对此,纽约市民间传统的宽容起了决定性作用。

与此同时,纽约不断面临市政腐败和政治欺诈的挑战。19世纪形成的坦尼协会,即纽约市民主党核心集团,是一个市政官员和商人的联盟,前者颁发承包合同和营业执照,后者通过贿赂攫取大有油水可捞的生意。官职被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们,买主日后不惜牺牲城市利益以收回自己的投资。及至政霸集团时代,盗窃与欺骗成为其主要运作方式,侵吞公款和选举舞弊更是屡见不鲜。这些罪恶行径由于新闻界人士拒绝受贿而被公诸于众,市民代表随即组成调查委员会,集团头目也因之面对法律的制裁。此后,腐败现象虽时有所闻,然而开放的新闻媒体、独立的司法系统以及定期的竞选制度已成为遏制其蔓延的主要力量。

纽约又经历过多次周期性的财政危机,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是一个经济滞胀的年代,整个美国社会陷入危机之中,纽约尚未从前几年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该市领导人一度花费多于市政收入,他们运用创造性会计手段隐瞒差额,并逐年增加信贷以支付日常开销及先前发行债券的累计利息,以致城市债务高达45亿美元。州监察人员宣布纽约市处于财政危机状态后,州政府迅速出面干预,提供应急

贷款并对该市实行严格的财政管制,联邦政府也给予纽约 23 亿美元贷款,该市的债务清偿能力终于得到保障。

纽约历史上最受尊崇的领导人是费奥雷罗·亨利·拉瓜迪亚(1882—1947),这位共和党人曾在融合派的旗帜下连续三届当选为纽约市市长(1934—1945)。拉瓜迪亚市长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超党派、非政治性的地方政府”,在施政上与民主党总统罗斯福默契配合。因其巩固财政、救助贫困、打击犯罪、整治腐败、改革市政和繁荣城市等方面成绩卓著而驰名全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即以其姓氏命名。本书专门有一章详述他的时代。

原著附有文献目录和专用名词及人名索引,因考虑我国绝大部分读者对这两部分内容不会有太多需求,经与出版社商定,不予译出。对于我国读者不一定熟悉的一些名词、事件和人物,译者都加了注释,以便于大家阅读。

值此家乡人民努力将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之际,译者殷切希望推介此书能为本市的发展提供某些借鉴。上海在我国战略地位,犹如纽约之于美国,两座城市有许多相通之处。愿上海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始终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衷心感谢尊敬的汪道涵先生对我人生的鼓励和指引,感谢著名科学家吴健雄博士对我赴美留学的支持,同时也非常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图编四部主任范蔚文先生、本书责编杨承纮对翻译出版此书的全心投入和真诚合作。谨以本书献给养育我成长并赋予我宝贵精神财富的父亲辛一心先生和母亲龚林女士,以及使我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儿女怡明、真元和琳达。

辛亨复

2004 年 3 月于上海

新版前言

2001年9月11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二早晨,多名恐怖主义亡命之徒劫持了两架波音767客机,直向位于下曼哈顿的世贸中心双厦撞去;至少有2893人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中丧生。仅在两小时之内,这一对纽约市的最高大楼,世界先进大都会的偶像和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象征,被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爆炸夷为烈火熊熊的六层高废墟。回想起来,美国的敌人选择了它最伟大的城市,选择了他们所憎恨的资本主义制度及所惧怕异端的致命中心,作为他们的袭击目标,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其他城市比“大苹果”,即纽约州的纽约市,能够更全面地代表美国的富有、多元化和创造精神。如果能使世界第一强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威风扫地、屈膝求饶,那么恐怖主义就如愿以偿了。但袭击者们完全低估了这座城市百折不挠的性格、力量和无限生机,这些特质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集中体现着美国的前程和精神。若对历史有较深的了解,他们原本或许会信服,即使是对纽约一次成功的突袭,也只能给他们带来短暂的收益。

由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港务局建造起来的双厦,自1973年4月4日落成以来,一直是世界最著名空中轮廓线中的代表性建筑。大楼系典型的纽约风格,又时常被人当作笑料。内部人称

之为“戴维”和“纳尔逊”，以资纪念促成建造这两幢大楼的洛克菲勒兄弟；建筑师哀叹其四四方方、平庸乏味的外观；导游们则声称，从建筑物顶端的观光平台向四周眺望的最大好处，就是你再也看不到世贸中心了。但是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这对于一座以不断打破记录超越过去而闻名的城市来说简直近乎永恒了——大楼成了纽约市自身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双厦性质上虽是商务活动中心，但也像自由女神像和帝国大厦一样，已成为纽约市民的心灵支柱。哈德孙河以远的整个民族都有此同感。大楼被摧毁所造成的震撼，无辜生命的大量毁灭以及城市景观上留下的“空洞”，不仅仅是对这座城市的打击，而且也是对全体美国人的打击。经过最初一阵愤怒与悲伤之后，同情和声援的浪潮向着受难的大都会滚滚而来，甚至还来自那些对纽约深怀偏见的人们；成千上百万人曾认为，两个世纪来纽约终于第一次威风扫地。但恰恰相反，已够冗长的城市成就史册中又将增添一个新的篇章。

冷战时代开始，散文作家 E. B. 怀特在其《这就是纽约》(1949)一文中警告说，只需一颗炸弹，就足以“立即结束这个岛屿的梦想，烧毁商业中心，炸断桥梁，把地下通道变成禁闭室，使数百万人化为灰烬”。但纽约人从未真正理会那则预言。在 9 月 11 日遭受将客机用作导弹这一前所未有的方式袭击之后，全市人民一致团结在市长鲁道夫·朱利亚尼的周围，并再一次显示出已成为纽约市全部历史特征的强大恢复力。虽然生命的丧失几乎难以估量，“远远超出我们中任何人所能承受的程度”，但重建的具体任务已被证实较易完成。到 2002 年 1 月，共有一百余万吨的残骸瓦砾被运走，再发展计划也到了已引起公众争议的地步。随着城市的恢复，纽约爱挑战各种权威的秉性再一次得到展现，无论这种秉性是载誉天下还是声名狼藉。尽管损失

1050 亿美元,减少 10 万个工作岗位,并缺少 2500 万平方英尺办公楼面积,但都市的商业活动很快恢复到同往常一样火红;证券交易所仅暂停四天即重新开放。甚至正当受任期约束的朱利亚尼的领导才能和勇气得到全球的赞扬,纽约市主办当年度世界棒球锦标赛之际,选民们平静地选出了另一位新的市长。作为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恐怖袭击的受害者,纽约仅在数月内就恢复了其在商界的领导地位。即使在遭遇惨剧的状态下,其举世无双的特质再一次得到验证。

纽约总是显得过于讲求现实,过于自以为是,过于人口稠密,过于种族混杂,以致对普通美国人而言,很少有吸引力。纽约系 17 世纪创造出来的一个金钱制造工厂,现在已是一座老城,包含着如此众多不同语言的人口,这常使来访者望而生畏,也使历史学家茫然不知所措。在 2000 年,境外出生的居民再一次占其居民总人口的 40%。虽然自独立战争以来从未遭受过暴力袭击,但其存在的每一天无不充满着积极进取的市民间永无休止的求胜之争。苦心经营,迫切进取,是在这些刻薄的大街小巷夹缝中生存的一成不变的法则,这些街巷已成了演出永恒挑战、人为拥塞、剧烈竞争和短暂胜利的大舞台。这座城市的环境只吸引梦想者和投机家;它愿意接受不断涌入的为自由竞争的挑战所吸引的雄心勃勃的人们。而对目光短浅的人或老是对未来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者,则总是嗤之以鼻。在与整个国家一起发展的同时,它又超越所有对手,开始在银行业、商品业、制造业、娱乐业和心智活动等方面傲视全国。两百年来,它一直作为美国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中心占据统治地位。詹姆斯·费尼莫·库珀完全懂得其魅力所在,他描述该城市“无论在影响、地位还是追求方面,本质上是全国性的。没有人会认为这地方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州,它属于整个美国。”由于被怀疑、被误解,

加上不止一点点使人畏惧,纽约对于其他地方的美国人来说,既是阴森的威胁,又是光辉的典范。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但我不打算在那里居住。”不过,它的魅力、它的神秘气氛以及它赋予全国心智不可磨灭的形象,使它成为全国所有外地人未经承认的第二故乡。

没有别的城市对形成美国人民的集体意识贡献更大。埃利斯岛不禁使人联想起我们都是移民的后裔。华尔街意味着金融业,如同第七大道以时尚为其特色一般。麦迪逊大道即与广告业同义,第五大道则表示优雅的购物。提起哈莱姆,就会产生爵士时代即一种文化的“文艺复兴”的印象,贫民窟的经济公寓恰如“格林尼治村”暗示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百老汇传递着音乐剧院和感人剧目的信息,而坦慕尼大楼仅简略表达核心政治的口是心非和贪赃枉法。耸立在港口的自由女神像以及在时报广场上的除夕之夜,属于大西洋沿岸地区,属于中西部农夫,属于南方佬,就与它们同属于纽约市四个“周边行政区”一样。悲剧在于,它承受了“9·11”事件而把这个现实家园交给一个失去亲人的国家。这个国家代表一个遭受打击的大都市而决心向敌人开战。

有关纽约的书出得比关于任何其他城市都要多,其文字遗产甚至超过伦敦。但由于它的错综复杂,原始资料又浩如烟海,当该市在1998年准备庆祝它成立一百周年时,根本没有一部简易的大纽约地区通史存在。撰写本书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一方面作为许多城市史课程的基础教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普通读者对美国最伟大的大都市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这些目标似乎已经实现,这次新版,则把纽约的故事向前推进到2002年。随着“9·11”事件的发生,这座城市的精神受到挑战,它对于恐怖事件作出的反应不同凡响。六个月之后,其力

量恢复得如此之快以致全国、全球都为之惊叹。百折不挠、足智多谋一直主宰着该市的历史；这些也是惯于奋发向上的民众永远能够体现出来的品质。为向这种精神表示敬意，谨以本书献给纽约市的人民。

前 言

“纽约是一座丑陋的城市，一座肮脏的城市。其气候令人厌恶。其政治像是唬弄孩子。其交通几近疯狂，其竞争更是你死我活、残酷无情。但有一件关于它的好事——一旦你住进了纽约，一旦它成了你的家，那么所有其他地方都会显得不够理想。”约翰·斯坦贝克对美国最有魅力城市的这一段勉强的赞扬，被用作另一本有关纽约之书的导言，而该书又为一位钦佩它的市民所著，看来是再恰当不过了。

每个美国人都知道纽约，知道这只从一个贸易点起家，先成为国家首都，后成为世界级大都会的“大苹果”。有史以来三分之一进入美国的所有人口和货物，都经过这条一英里宽的纽约湾海峡，该海峡现已被韦拉扎诺大桥所跨越。尽管有着成百上千万个词语和成千上万本专著讲述它的过去，但却从未出版过一本有关该市历史的简易通俗读物。正如鸿篇巨制《纽约市百科全书》的编辑们在1995年发现的，撰写这样一部历史书，是一项及其艰难而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他们通过整整十三年的辛勤工作，终于设法将该市的历史压缩成1289页的三卷本书籍，即便如此，几乎每一次对百科全书的审核，总会为遗漏某些重要事实而惋惜。因此，本书在撰写时作者充分理解，肯定无法为我们中某些人囊括世界最伟大城市的全部故事。

没有其他城市像纽约这样几乎被完全等同于个人自由和经济机会。对世世代代的我国公民而言,纽约既象征着可能存在的机会,又象征着都市生活的危险。它的历史总是表现为匮乏与丰盈并存,高贵和低贱同行,正如某些奇花异草既诱人又具毒性。纽约既为天才提供最伟大的舞台,同时也接受成百上千万失败者的痛苦。没有别的地方会这般面向公众,却又如此与世隔绝。

《纽约简史》展现了纽约市开始作为荷兰人的一个村落直到目前成为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一这样一部完整的历史。本书在编排上完全按照年代顺序,内容则受一定的篇幅限制,主要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有关纽约发展、经济实力和多民族风土人情等多方位景观。由于新人口的不断涌入,纽约始终处于变革之中。如果说这部历史有一个可概括一切的主题,那就是政治、经济 and 变化着的社区之间的相互作用,赋予这座城市以远胜于统计数据所反映的弹性和力量。

纽约在整个美国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扮演重要角色。它对于欧洲货物和人群来说,一直是其便利的集散地,但又从未仅限于作为大陆文化的西部前哨。曼哈顿老是体现出与众不同,它是反映新世界经历性质的一件独特的美国精品,远比各种批评意见愿意承认的要好得多。一位来访者说,这座城市是一个“为看看整个世界能否共处一室的试验场”,而一位近代的市长则说它不只是全国的大熔炉,而且还是“沙锅、火锅和木炭烤架”。如此众多的民族能否找到相互利益的共同基础呢;他们将如何被管理;他们怎么会繁荣兴旺?纽约的回答从来就是一成不变的“很不错”。宽容是一种过于细微的感觉以致从未被确认,但它对这座城市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多国文字、多语种混用、资本主义制度、容纳数百万富有责任感的市民加上一些粗俗男子,这座城市永远别具一格。

目 录

新版前言	1
前言	1
第一章 新阿姆斯特丹变为纽约	1
第二章 英国镇变为美国城	28
第三章 国家都市	62
第四章 建设一座现代化城市	86
第五章 老板时代	114
第六章 美国第一大都会	141
第七章 治理世界的最大城市	173
第八章 拉瓜迪亚时代	204
第九章 长期下滑	229
第十章 灾难和再生	259
第十一章 当代纽约	291
附录一 纽约市历任市长与任期	327
附录二 纽约市各行政区历年人口统计(1790—1990)	332

第一章 新阿姆斯特丹变为纽约

纽约市的主要特征,自其发端于一个荷兰人的小村镇,直至现代占支配地位的综合性都市,总是处于不断而迅速的变革之中。350多年来,这座位于哈德孙河口的城市一直是美国生活的一个重要中心,欧洲的人民和文化正是通过这一渠道进入美国的。由于该市向来就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样板,通过考察其历史我们就有可能更好地理解美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无论它是原始的贸易点,还是财政上遭遇麻烦的大都市,纽约始终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对美国这座最大城市的看法,没有人保持中立;它不是被人喜爱,就是遭人厌恶,但对美国的历程而言,它无可非议地举足轻重。

如同大多数在美洲的殖民定居地一样,纽约的兴起并非政府周密合理规划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紧随哥伦布远航之后,在主导欧洲生活的经济与宗教动乱期间发祥的。荷兰人对纽约地区的兴趣,始自商业上的进取之心,由此逐步扩展到帝国的各个方面。小小的贸易点成了欧洲文明及其人民得以从欧洲转往美国的一个重要站台。最初构成的许多影响都来自荷兰人,但纽约始终是一座“文化大熔炉”、一个新旧事物的交汇点、一种将新世界转变成美国所必需的催化剂。

16 世纪早期,欧洲人对西半球陆地的面积和地貌缺乏明确的概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尚未来到北美洲;约翰·卡伯特仅短暂进入北欧海盗一度出没过的北部严寒地带;只有费迪南·麦哲伦在南部大陆一带发现过一条难行的过道。西班牙探险家们已经在探索加勒比海地区,但仍存在着广大的未知地区,也许还有一条通往中国的海上航道。一定是这些充满希望的梦想激励着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他雇用了一位意大利航海探险家,允许他从法国海军那里借用一艘 100 吨重的船只,派他进行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航行,这次航行,使法国得以在早期认领北美的大部分土地。

1524 年 4 月 17 日,弗兰西斯一世的这位佛罗伦萨船长乔瓦尼·达·韦拉扎诺(1482—1528),出色的航海家兼业余海盗,无意中来到纽约港入口,即现在我们称之为纽约湾海峡的地方。韦拉扎诺让他的“法国王妃号”帆船抛锚停泊后,派出船上的大艇驶入海湾,并注意到了这个“位于两座凸起的高地中十分舒适的地方”。划船进入海湾的水手们想必见到过曼哈顿岛,因为他们在突发的风暴下迫使“法国王妃号”起锚前已瞥见一条“伟大河流”。回想起来,韦拉扎诺仿佛异乎寻常地缺乏好奇心,他当时竟就此扬帆远去,从而失去了他本可成为在纽约立足的欧洲第一人的机会。他命名上部海湾为圣玛加丽塔后,巡航北上,直至布洛克岛和缅因海岸。他于 7 月回到法国,告诉弗兰西斯说在欧洲和中国之间有一块不可逾越的大陆存在。1964 年,韦拉扎诺的姓氏被选用于命名横跨 1 英里宽的纽约湾海峡的吊桥,这是当年世界上最长的吊桥。在整个 16 世纪,由这位探险家的孪生兄弟讲述的关于一片广袤无垠的“韦拉扎诺海”的神话,把其他爱冒险的船长们都吸引到纽约来。1526 年 1 月,一位为西班牙服务的葡萄牙探险家埃斯特班·戈麦斯也发现了这一“伟大河

流”，并将之命名为圣安东尼奥，但随后他也继续他的航行去了。

1609年，这片传闻中的海洋——或许是传说中通往印度的必经之路——也把英国航海家亨利·哈德孙吸引到了这个伟大港口。如同他的意大利和葡萄牙先驱一样，哈德孙（卒于1611年）系欧洲当时探求全水路去远东的一员。作为一名专业水手，他以自己丰富的探险阅历赢得了最高出价。他在为俄罗斯公司效力期间，未能找到一条（横跨北美大陆的）西北通道，但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决定雇用他作再一次尝试。于是在1609年3月25日，他驾着他8吨重的西班牙大帆船“半月号”离别阿姆斯特丹，驶入茫茫大海。至9月，哈德孙到达纽约湾附近，他继续穿过纽约湾海峡，驶入港口。广袤无垠的“韦拉扎诺海”正展现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个相当于巴塞罗那纬度以南、终年不冻的内陆良港。哈德孙小心翼翼地让他的“半月号”抢风驶往后来被称为曼哈顿的地方。“群峰环绕的陆地”、“旋涡之地”以及“群山之地”都曾被提出用以翻译“曼哈顿”，但如今已无人知晓，这个词对当时生活在那里的印第安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无论他如何英勇无畏，哈德孙或许理应被他的公司雇主告上法庭，因为他被明确指令自欧洲向东航行。而这里，他是在未来的纽约湾，名副其实的西部，他这样做无非想证明他下的赌注会支付高额红利。在与印第安人交易过程中，哈德孙手下的十八位水手获得了一些精美的动物毛皮，尽管发生过一些不愉快，水手长的伙伴约翰·科尔曼被杀。科尔曼也因此赢得了一直有争议的第一个在纽约被杀白人的荣誉。9月11日，正当“半月号”沿着这条“西部”河流慢慢逆水而上时，突发的风暴又迫使它驶往斯伯伊登·杜伊维尔小湾躲避，该小湾将曼哈顿同未来的布朗克斯区分割开来。结果，这艘船到过的最北端就是奥尔巴尼的现址。小船则走得更远，而水质也变得更为清纯。这条他们